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的逻辑学说

第一节 埃利亚派和赫拉克利特的逻辑学说

我们对古希腊逻辑的考察是从公元前六世纪末到公元前五世纪的上半叶开始的。在这段时期“大希腊”(现今的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哲学学派的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个学派称为“埃利亚派”(取自埃利亚城)。在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中,巴门尼德特别引人注目。他的鼎盛时期(昌盛年纪约在四十岁)约在纪元前五百年。巴门尼德的一个重要原理是作为表面东西的意见(δόξα)与存在物的真知识具有原则的区别这一重要论点。后来,柏拉图响应和发展了这一论点。

巴门尼德最先表述了同一律^①,他对它作了本体论的说明。关于这一点,他的论点“存在紧紧依附于存在”^②就是证明。在保存下来的巴门尼德著作的六个残片中,我们可以读到:“应当说和应当思考的是(只有)存在是存在的。因为存在是有,而非存在是没有”^③。由于这句话是残缺不全的,因而必须对它加以解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解释

按照巴门尼德的解释,同一律证明一旦确定了的思想内容是不变的。

^② 《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A. O. 马科维斯基译自希腊文和拉丁文,喀山,1915-1919年,第2部,第43页。

^③ 同上书,第40页。

说：“因为任何时候也不能证明非存在的东西是存在的”^①。巴门尼德在同一残篇中针对他的论敌写道：“他们在徬徨，象是聋子和瞎子（如同）是（被什么）吓呆了的人，象是一些愚昧无知之徒，在这种人那里，存在和非存在是同一的又是不同一的，对于这种人来说，一切都存在着一条相反的道路，^②”

一些最有权威的注释者（包括 A. O. 马科维尔斯基）一致指出，巴门尼德在这里所指的是赫拉克利特学派。巴门尼德正是把赫拉克利特和他的学生们算在“无知之徒”里面，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残篇 88 的内容：“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睡，少与老，都是同一个东西。须知前者变化了就成为后者，反之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④以及他的残篇 49a 的内容：“我们进入而又不进入同一条河，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⑤。

赫拉克利特认为自然界是对立统一的，这种辩证法观点是与巴门尼德的矛盾概念相抵触的。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是完全针锋相对的，他否定任何变化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是“真实存在”。

在逻辑史上，人们曾把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之间的对抗，和十九世纪希尔伯特学派与黑格尔学派之间的对立作了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II 2, 1089 a2），A. B. 库比茨基译自希腊文，莫斯科—列宁格勒社会经济出版社，1934年。下文凡引证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柏林科学院版（贝克尔本）的部或卷、页码、栏号（a和b指第一栏和第二栏）和行数。

②③ 《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第2部，第40页。

④ 《古希腊的唯物论者》莫斯科国家政治出版社，1955年，第49页。

⑤ 同上书，第45页。

比较。

巴门尼德的特点是存在和思维在认识论上的同一：“……思想(νόημα)和思想的对象(νοητόν)①是一个东西 因为没有其中表达着思想的存在，你就找不到思想”②。这就不由得使人联想起内在论者(他们曾受到列宁的批评)须知 对于内在论者来说，客观世界不可能是某种独立于思想的东西。因为，没有客体的主体，什么都不意识着的意识，什么都不思考着的思想，什么都不理解着的理性，对于内在论者来说，是一种象客观的自在之物那样的绝对的矛盾③。总之，在巴门尼德那里，已经有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某些唯心主义哲学流派所具有的那种方法论的萌芽。

现在我们来说明爱非斯人赫拉克利特的方法论。巴门尼德不仅批评了他，而且正象我们看到的，在尖锐的论辩中还明显地嘲笑他。赫拉克利特(约诞生于公元前 540 年)的鼎盛时期是公元前 504—501 年。

从下面四个观点来看，爱非斯人赫拉克利特是令人感兴趣的：

- (1) 他是辩证方法的奠基人；
- (2) 他最先在哲学中引进规律的概念，他还力图弄清楚什么是概念中的思维；
- (3) 他划清了思维中的主观性因素与客观性因素之间的界限(虽然并不十分清楚)；

亦即被思考的东西。——作者

② 《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第 2 部 第 45 页。

③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 14 卷 第 219—221 页。

(4) 他提出了在思维中反映运动的问题。

人们把赫拉克利特时而描绘为感觉论者，时而又描绘为唯理论者^①。有时，他的学说还被解释成客观唯心主义。F. 拉萨尔在他的大部头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就作了后面这样一种解释。列宁仔细地研究了这本书，甚至还作了摘要。列宁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拉萨尔在这本著作中完全不知道分寸，他竟把赫拉克利特淹没在黑格尔那里。这很可惜。如果恰如其分地阐述赫拉克利特，把他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那是非常有益的：应当把拉萨尔的八百五十页精简成八十五页，并译成俄文：‘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在拉萨尔看来）’这样就会成为有用的东西！”^②

赫拉克利特的诗篇《论自然》，——从风格上看不落旧套——并没有传下来。他把自己的这一作品交给了爱非斯的狄爱娜神庙，但是这一作品并没有被保存下来。现在有的只是赫拉克利特的 130 段诗的残篇集。

现在我们挑出了有关对立面之间的联系——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这种联系决定着外部世界并反映着它的思维的整个体系——这一问题的六段残篇来看一下。

残片 8

人们把赫拉克利特说成是唯理论者的理由是，他使用“ἀληθής λόγος”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就其含义来说，它接近于拉丁语的“*recta ratio*”（健全的理性）。A. O. 马科维斯基批驳了那些以反辩证法的精神来解释赫拉克利特的最新的尝试。（A. O. 马科维斯基：《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英文书籍》载《哲学问题》，1958年 第 1期）

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 38 卷 第 390 - 391 页。

“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产生的”。^①

残片 10.

“结合物既是整个的，又不是整个的，既是协调的，又不是协调的，既是和谐的，又不是和谐的，从一切产生，从一产生一切”。^②

残片 80.

“应当知道，……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按照必然性而产生的”。^③

残片 88（开头部分）。

“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睡，少与老，都是同一的东西”。^④

残片 103.

“在圆周上，起点与终点是重合的”。^⑤

残片 30.

“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⑥

列宁就这一残片指出：“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⑦

① 《古希腊的唯物论者》，莫斯科，国家政治出版社，1955年版，第42页。

② 同上书第48页。

③ 同上书第49页。

④ 同上书第50页。

⑤ 同上书第44页。

⑦ 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395页。

我们来考察赫拉克利特对“规律”（“逻各斯”）概念的说明。

“逻各斯 (λόγος) 这一术语在希腊语里是指‘言语’、‘词’、‘规律’、‘概念’和‘含义’^①。在赫拉克利特的原文里，这一术语用了十一次。在三个残篇中，“逻各斯”的意思是指“词”、‘言语’和‘话’。在五个残篇中，这一术语是在‘概念’的含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是作为逻辑范畴来使用的。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认识乃是人的有机体同周围环境的直接的物质交往。尽管赫拉克利特也说，大多数人没有能力了解真理，但另一方面他又断言，思维乃是所有的人都共有的一种能力。这里并没有矛盾，因为对赫拉克利特来说，真理的标准不是一般的意见，不是常识，不是一切人都赞同的东西。照他看来，真理乃是独立于人的主观观念的并且构成了“逻各斯”（概念）。照赫拉克利特的意见，每一个人的理智都能够发现真理，但是，正象煤炭远离火则熄灭，接近火则燃烧一样，个人的意识只有通过逐渐恢复同世界“逻各斯”（理性）的联系，才能成为有理性的。个性在多数场合是虚假的，它只是某种采取不同形式的单一的东西。在赫拉克利特那里，第一次产

希腊字“λόγος”，就其具有一大堆词义的多义性而言，它很象拉丁字“ratio”，亚里士多德是在“理性的根据”的意义上使用λόγος的多数λόγοι这个词的〔亚里士多德：《动物的部分》，B. II. 卡尔帕夫译自希腊文，莫斯科，1937年（I. 1. 639b）〕。λόγος这一术语的演化情况应作专门的研究。这一术语最初近似于是λέγειν（计算）的不定式。后来它被使用在“被说出来的言语”这种意义上。苏格拉底是在“被思考的言语”的意义上使用λόγος的。最后，在苏格拉底之后，“λόγος”常常被说成是概念。这一术语后来的演变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异，使它在个别抽象对象的形式中达到实在化。它成了神学作品的词汇。例如，它被解释为原因（根据《马太福音》第5章第32节）。对λόγος这一术语的发展史还需要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

生了关于自然规律的概念，尽管多少带点玄虚的形式。

因为在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的命题里蕴含着‘统一’和“规律性”的因素，所以这一术语可以认为是科学史上分析关于定律的命题（根据 H. 莱兴巴哈的最新术语学，是科学定律命题）的途径上迈出的第一步。

这样，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他把思维描述为一种依据于概念（规律）的认识，它思维能认识一般的东西。

赫拉克利特强调，人和动物比较，最大的优越之处是有思考能力。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根据自然、仿效自然来行事。在其它一些残篇中我们可以读到：“思想是人人所共有的”^②；“如果要想理智地说话，就应当坚持人人共有的思想，就象一个城邦坚持法律一样，而且还要更坚持些”^③；“逻各斯是灵魂所固有的，它自行增长”^④。最后是：“人人都秉赋着认识自己的能力和思想的能力”^⑤。

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在科学史上是广泛流传的，这就是：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看来这一名言所指的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关于这些情况（与某一确定的时间因素相联系的）的确实的命题，很难于确认它们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赫拉克利特所拟定的关于在思维中反映运动的问题被埃利亚的芝诺向前发展了。

埃利亚的芝诺（约公元前 490—430 年）是巴门尼德的学

① H. 莱兴巴哈：《符号逻辑学入门》纽约，1956年。

《古希腊的唯物论者》莫斯科国家政治出版社，1955年 残篇 113。

② 同上书 残篇 114。

③ 同上书，残篇 115。

④ 同上书 残篇 116。

生。他对于德谟克利特的老师留基伯观点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称芝诺是“辩证法 *διαλεκτική* 的创始人”^①。在这里，所谓辩证法是指通过问答以获得知识的方法。B. 明托认为，埃利亚的芝诺研究了肯定和否定的辩证法，后来就从这一门“艺术”中产生出演绎类型的前后一贯的逻辑^②。

关于芝诺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起来反对暴君涅阿卡斯，曾遭受酷刑，最后被处死。芝诺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创地使用了对话体。这种对话包含有对一些观点的个别论证，包含着对不同语句 (*ὑποθέσεις*) 的分析。

古代人认为芝诺有四十个证明用来捍卫巴门尼德的理论。除了这些反对关于事物的多样性的论题的证明外，芝诺还有五个论据用以揭示关于“真正的存在物”的判断的二律背反性质。芝诺的这些证明中传给我们的有九个，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考察了五个。例如在“飞矢”的疑难中，芝诺企图证明飞动着的矢实际上是静止的。他说，实际上，一切东西总是或者静止或者运动；但是在占据某一特定位置时，什么都是不动的；而运动着的东西在某一个瞬间总是处在一个地方。因而芝诺作出结论说，飞矢是不动的。

当代一些数学家参阅例如 И. Г. 巴什马科娃：《古代数学史问题》载《数学研究所通报》第 15 卷，1963 年）称芝诺的某些论证是周密而深刻的。他们认为，“阿基里斯追乌龟”这一悖论所提出的问题，从算术的观点看，可归结为两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列传》第 1—2 卷，R. D 希克斯英译本 伦敦—纽约，1925 年 (VIII. 57; IX 25)

^② B. 明托：《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第 5 版 莫斯科，1905 年 第 113—114 页。

个无限的类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些文学家以形象的说法描述了这里所产生的困难。他们说，健全思维陷于一种十分可悲的境地，因为它不得不在芝诺的悖论和康托尔理论中的二律背反之间、在“阿基里斯追乌龟”悖论和特立斯特拉姆·信德（斯切恩）悖论之间作出抉择（特立斯特拉姆·信德用了两年时间写出了他有生之日起的头两天的历史，他说，按照这样的速度，积累材料将要比他能处理掉这些材料为快。这样，传记将永远也写不成）。

必须指出，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埃利亚的芝诺的论证要求一（“ ϵv ”）与多（“ $\pi\acute{o}\lambda\lambda\alpha$ ”）的尖锐对立。芝诺在线上只看到个别的一些点，在时间上也只看到个别的一些瞬间^①。

这种观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遭到尖锐的驳斥，例如，他宣称不能设想现实的时间是一些个别的‘现在’的总和。

在著名的“阿基里斯追乌龟”疑难中，芝诺扼要叙述了一种情况，从数学的观点来看似乎是真的，但这种情况却明显地同通常的健全理智的要求不一致，这就是，一个快速运动着的物体却追不上另一个慢速运动着的物体。假如研究一条线段，阿基里斯在线段的右端向左赛跑，而在线段的中心乌龟按同一方向同时出发赛跑，为了简明起见，把他们的速度上的相互关系表示为： v 阿基里斯 = $2v$ 乌龟。那么，如果假定线段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点的集合，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结论，阿基里斯在这场比赛中是要输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物理学》^②

不过，И. Г. 巴什马科娃有一种观点（И. Г. 巴什马科娃：《古代数学史问题》载《数学研究所通报》第 15 卷（1963 年），第 40 页）认为应该把芝诺的悖论看作是他对毕达哥拉斯的原子论学说的一种反应。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B. II. 卡尔波夫译自希腊文，莫斯科，1937 年（VI 2 233a）。

中批评芝诺的论断说“看来这是用‘时间的间隔，这一名词‘替换，‘时间的因素’这一名词”。^① 在《数理逻辑的形成》^②一书中叙述了对芝诺悖论的解释的几种可能的处理方法。

埃利亚的芝诺的同时代人、喜剧演员、哲学家和喜剧作家西西里的埃庇哈尔姆约公元前 550—440 年发挥了同芝诺的论证类似的关于思维难于反映运动的思想，他把芝诺的这些论证搞得同伪赫拉克利特相对主义的方法论有点接近（看来甚至部分地同非逻辑主义相接近）。关于论述埃庇哈尔姆方法论的一些文章例如可参阅《数理逻辑的形成》^③，也可参阅《埃庇哈尔姆》^④。

A. 萨鲍认为，芝诺在间接证明方法的研究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功绩。照萨鲍看来，间接证明最早为埃利亚派哲学的研究内容，后来才从那里转到数学中去。^⑤

芝诺的疑难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至今仍是相当重要的。苏联逻辑学家正继续撰写这方面的著作（参阅，例如 И. С. 纳尔斯基的文章^⑥）。

① H. И. 斯佳日金：《数理逻辑的形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7年，第 22 页。

② 同上书 第 21—23 页。

同上书，第 25 页。

④ M. 彼得罗夫：《埃庇哈尔姆》载《哲学百科全书》第 5 卷 莫斯科，1970 年 第 568 页。

⑤ A. 萨鲍：《论数学转变为演绎科学及其论证的原理》，载《数学研究所通报》第 12 卷（1959 年）第 391—392 页。

⑥ И. С. 纳尔斯基：《关于运动辩证法在概念中的反映问题（再论“飞矢”悖论）》载《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文集 莫斯科，1964 年。

第二节 诡辩论派的逻辑—修辞学问题

哲学和逻辑思想在希腊的进一步发展，是同决定着五世纪中叶希波战争结束以后的雅典生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条件密切联系着的。

雅典，这个希腊世界真正的中心，集中了一批启蒙者、学者、教师以及其他的知识分子代表。作为社会活动方面的游说者，一些活动家也从各方面云集而来。西西里岛列安提尼人高尔吉亚来了，诡辩论者（σοφιστ）普罗塔哥拉来了。后者在雅典取得巨大的成功，他的周围总是聚集着一群激动的听众。法权和国家问题、道德和教育问题、语言学和修辞学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诡辩论者感兴趣的问题。“σοφιστ”这个词最初是指“智慧的人”。只是到了后来，当他们明显地表现为主观主义者时，“σοφιστικα”这个词才产生了一种令人反感的含义，即敌视真正知识的学说。诡辩论者培育了演说的艺术（修辞学）论战的艺术（辩论学）和证明的艺术（辩证法）。

照普鲁塔克看来，诡辩论者在他们的“关于变化着的〈人〉的推理”中，把伪赫拉克利特相对主义导致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即：“〈根据这种推理〉借贷者今天〈已经什么〉都不欠了，因为他成了另一个人；昨天应邀赴宴的人今天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已经〉是另一个人”^①。不管这类貌似辩证法的论断多么幼稚可笑，但仍得承认，诡辩论派在辩证方法的形成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当然还应该记住，诡辩论者使用辩证法，照例是极其主观的，而且，在这样的解释下，辩证法常常被归

M. A. 顿尼克：《古典希腊哲学史概论》莫斯科社会经济出版社，1936年 第 101 页。

结为无原则的折衷主义和逻辑错误的堆集)。

把诡辩论者笼统地评价为主观主义者、怀疑论者和无原则的小生意人——以自己的艺术赚钱的能说善辩的教师，是不正确的。

在具有诡辩学派倾向的学说范围里，应该分出一些不同的派别。诡辩学派的主要一部分人在政治上是同奴隶主民主派相联系的，他们倾向于唯物主义。只有另一部分人，晚期的一派（克里提亚斯、卡利克勒斯）才具有反民主的世界观的特点。

最大的修辞学家普罗塔哥拉约生于公元前 480 年，约死于公元前 410 年^①。他生于阿布德拉城（色雷斯海岸）是德谟克利特的较年轻的同时代人和同乡。普罗塔哥拉作为奴隶主民主派的思想家来到雅典，进行了反对宗教的活动。最后他被控告为不信神的人 他的著作《论神》被付之一炬。

诡辩论者阿尔基扎姆和利科夫龙（高尔吉亚学派）起来反对奴隶制和氏族贵族。他们宣称：“自然界没有把任何人造成奴隶，”。

关于诡辩论者的职业地位和他们的社会作用，柏拉图在自己的对话中有出色的描述。例如，柏拉图在《大希比亚》篇中谈到苏格拉底对诡辩论者希比亚说了下面一段话：“聪明智慧的希比亚，你好久不到我们雅典这儿来了！——没有空，苏格拉底。因为每当在爱里达那里和某个城邦发生什么事务的时候，总要首先求助于我，选我作使者，因为他们认为我最善于弄清情况和进行事务谈判，而城邦的事务一般来说都是

^① A. Ф. 洛赛夫：《普罗塔哥拉》载《哲学百科全书》第 4 卷，莫斯科，1967 年第 397 页。

邦交方面的事务。因而我常常作为使者到另一些城邦去，特别是因为许多极为重要的事务经常去拉栖第梦。这就是为什么我回答你的问题 我不常在这里的原因^①。

列宁对于诡辩论派的哲学实质作了明确的揭露：“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 = 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②

普罗塔哥拉的形而上学的核心是他的这样一个论点：“人是万物的尺度”^③。

除普罗塔哥拉外，在诡辩论者中间还应当提到西西里岛列安提尼人高尔吉亚（约公元前 483—375 年）。他多次来到雅典，他的大半生是住在帖撒利亚的拉里萨。他著有《论非存在或论自然》一书。

在高尔吉亚看来，词不是基质和存在。他继续说，因而传达给交谈者的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而是词。正如能看到的东东西不能是听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不能是看到的东东西一样，我们用的词也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存在是在我们之外。词作为不存在的东东西，就它的意义来说是不能向他人表明的。在这里高尔吉亚走向纯粹的唯名论了。

^① A. O. 马科维尔斯基：《诡辩论派》第 2 分册，巴库，1941 年，第 25 页。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8 卷第 112 页。

^③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皮浪学说三卷》，H. B. 勃柳洛娃-沙斯科利斯卡娅译自拉丁文，圣彼得堡，1913 年（I. 216）。

如果我们不谈高尔吉亚的特殊的辩证法，那么对他的逻辑观点的评述就将是全面的。黑格尔也已经注意到高尔吉亚的辩证法。^① 在黑格尔看来，高尔吉亚的辩证法“并非……象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是某种空谈”，它“具有……客观的性质并且包含着有趣的内容”。^② 但是，黑格尔认为，高尔吉亚的对立学说整个说来“并不是真正的辩证法”（*Das ist aber nicht wahrhafte Dialektik*）^③。黑格尔认为，高尔吉亚的错误在于他不想在自己的反题的诸成分之间找到某种联系，尽管这种联系，黑格尔说，总是存在着的。黑格尔用了下面这个例子形象地表述自己的批评：矮子和巨人是对立的，但也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即他们的身长都同样是异常的。因而这两个对立物不仅互相“排斥”而且也互相“联系”。照黑格尔的意见，高尔吉亚不在“存在”和“非存在”这两个范畴综合的意义上分析“生成”这一范畴，可以说是毫无道理的。^④

在其他一些诡辩论者中间，普罗蒂克是值得注意的人物。普罗蒂克（生于公元前 470—460 年之间^⑤）是开奥斯岛驻雅典的大使，物理学家和诡辩论者，是普罗塔哥拉的较年轻的同代人，他死于雅典。普罗蒂克从事于同义词问题的研究，即研究含义一致的词的同业化的问题。根据柏拉图的证实^⑥，普罗蒂克教给人们如何正确地使用词。普罗蒂克的特点也是

《黑格尔全集》第 14 卷 柏林，1833 年 第 30—39 页。

② 同上书 第 38 页。

③ 同上书 第 39 页。

同上书，第 39—40 页。

⑤ H. И. 斯佳日金, M. 彼得罗夫:《普罗蒂克》载《哲学百科全书》第 4 卷 莫斯科, 1967 年 第 383 页。

⑥ 《柏拉图著作集》(六卷本)第 2 版, B. И. 卡尔波夫译自希腊文 圣彼得堡, 1863—1879 年 第 5 卷《克拉底鲁》384b。

尝试建立相近的概念（半同义词）的序列。看来，他甚至编纂了意义相近的词的词源汇集，因此可以把普罗蒂克看作是试图建立精解科学词汇 ① 汇编 ② 的古希腊先驱者。他的涉及同义词的意见 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克拉底鲁》、《普罗塔哥拉》、《美诺》、《欧蒂德谟》《拉克斯》等篇中找到。

根据《普罗塔哥拉》篇中的对话所表明的，普罗蒂克在揭示论辩的规则时指出，在争论双方辩论时，参加者应当努力弄清争论的实质，虽然并不一定要对所争论的意见都采取同样的态度。柏拉图保存着普罗蒂克的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说明同义词的结构保留着某种意义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有时却可以被抽象化。对于下面一些成对的词如：“愿意”和“希望”，“生成”和“存在”，“可怕的”和“痛苦的”普罗蒂克认为，在每对的范围内应该把它们区别开，虽然譬如说无论“可怕的”和无论“痛苦的”都可以用“不幸”这个词来说明。如果采用传统逻辑的语言，那就可以说，普罗蒂克在这里所举的乃是重合概念的例子。

在《美诺》篇里特别地分析了“终点”这一术语的含义，它既指“界限”，也指“最边上的”，参加谈话的苏格拉底指出：“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词都是同一的，尽管普罗蒂克也许能够在它们之间找出区别来”。③

下面一个例子是我们从《拉克斯》篇中取来的：“但我觉

亦即专门化的详解科学词汇。

② 在某一领域里作为基本术语而使用的那些术语，在自然语言中可以这样表达出来，即有一组在意义上或多或少同义的词或词组与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术语相对照。这样的一些词的目录就称作词汇汇编（тезаурус）。

③ 《柏拉图著作集》（六卷本）第 2 版，B. П. 卡尔波夫译自希腊文，圣彼得堡，1863—1879 年，第 2 卷《美诺》篇 76e。

得，并不是任何的……强硬你都会把它着成刚毅。我认为，刚毅和远见是很少的人具有的，而勇敢，大胆和没有远见的顽强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① 在对话中使用了两个希腊字：‘αὐθάδεια’，和“νάρκος”。对于这两个不同的术语，这篇对话中指出，普罗蒂克比所有诡辩论者都更好地在这类术语之间作出了区分。^②

最后，亚里士多德在《正位篇》^③ 中证实说：“他还把本身是与自己相同一的东西因为有另外的名称而看作是另一个东西，如同普罗蒂克把愉快分为快乐、喜悦和高兴一样。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同一个〈即〉愉快的名称”（A. O. 马科维尔斯基的译本^④）。

逍遥派亚弗洛底细亚的亚历山大在这里补充说：“普罗蒂克企图给这些词的每一个词都赋以某种特殊的意义，象斯多葛的信徒那样，说快乐是有理智地提高〈情绪〉，快活是非理智地提高〈情绪〉，喜悦是借助听觉的中介得到的愉快，高兴是由于谈话得到的愉快。这（即这些差别）是制造自己特有的〈用词〉规则的那种〈人的事〉，但这决不是思维健全的〈人们〉干的事。”^⑤

如果说在普罗蒂克看来，判别同义词只能根据对有关的词的上下文的分析（因此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敏锐地考虑到同

① 《柏拉图著作集》（六卷本）第2版，B. П. 卡尔波夫译自希腊文，圣彼得堡，1863-1879年，第1卷《拉克斯》197b。

② 同上书，第1卷《拉克斯》197。

③ 亚里士多德：《正位篇》载《工具论》第1篇，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莱比锡，1948年，B. 6 112b22。

④⑤ A. O. 马科维尔斯基：《诡辩学派》第2分册，巴库，1941年，第10页。

义词结构在不同的使用场合下词义的细微差别)，那么，在亚弗洛底西亚的亚历山大看来，同义词的价值在于能够把一些表达方式作含义上的等同，而无需分析这些表达方式的“左邻右舍”。用现代话来说，看来亚弗洛底西亚的亚历山大是力图在所谓绝对的意义上说明（在任何上下文中可以互相代替的）同义词，而普罗蒂克则是尝试在相对的意义上确定（只能在某些上下文里相互代替的）同义词相应地也确定半同义词）

整个说来 公元前五世纪的诡辩论派的功绩是 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分析语言对于研究逻辑和哲学问题的本质有着原则意义的重要性。诡辩论派的活动应该看作是提出和研究逻辑上的种种课题过程中的重要的里程碑。

在现代语言中，σοφιστ(诡辩派)，σοφισμ(诡辩论)，σοφιστική(诡辩术)这些名称可惜早已加进了非常明显的贬意。例如 德语“Trugschlüsse(骗人的推理)就被当作拉丁语“Sophismata”（诡辩论）的同义词来使用。希腊词组 ἀργός λόγος（埃哥斯逻各斯 翻译成拉丁语就是“pigrum sophisma”（大致等价于德语的“faule Vernunft”—— 懒惰的理智）英语动词“sophisticate”常常被当作“falsify（伪造）的同义词来使用，等等。

麦加拉派和亚里士多德对诡辩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第三节 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的逻辑问题

著名的阿布德拉人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 460—370 年）是以诡辩论者的反对派出现的，他认为逻辑课题的实质不在于演绎的精巧，而在于建立归纳类型的逻辑的必要性。他首先注意的是分析这种推演的重要性，例如，用柏拉图的